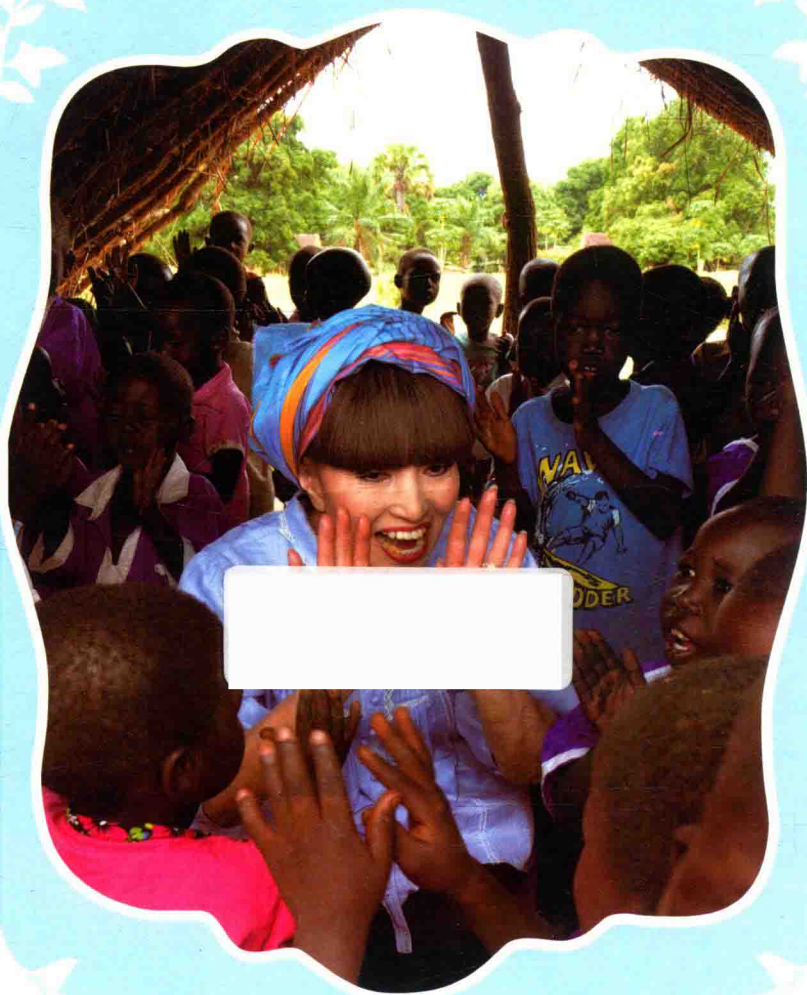


小豆豆们的妈妈

黑柳彻子



南海出版公司

小豆豆们的妈妈

〔日〕黑柳彻子 著

褚方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豆豆们的妈妈 / (日) 黑柳彻子著 ; 褚方叶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4

ISBN 978-7-5442-9165-1

I. ①小… II. ①黑… ②褚…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131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58

《TOTTO CHAN TO TOTTO CHAN TACHI 1997-2014》

© Tetsuko Kuroyanagi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小豆豆们的妈妈

〔日〕黑柳彻子 著

褚方叶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摄 影 〔日〕田沼武能

协助整理 〔日〕上野敏行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贺 静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165-1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前言

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以前十三年的经历为基础写了《小豆豆和小豆豆们》，自那时开始到去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我才完成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中间竟相隔这么久，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写完第一本《小豆豆和小豆豆们》之后，很多人都告诉我“请继续写下去”，而且有小学生读完那本书，给我寄来了读后感，真令人开心。

特别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任命我为亲善大使，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无法去看望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会毫无波澜地在舞台和电视上度过这一生。

这三十年中，我亲眼目睹了许许多多悲伤的事，完成了一场场艰难的旅程。但能有如此宝贵的经历真的很幸运，否则我恐怕到死都无从知晓那些孩子的情况，也会愧疚终生。

哪怕只前进了一点点，世界也在一步一步地变好。

三十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主席格兰特先生对我说：“彻子，全球有一千四百万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无论如何也要

帮帮他们，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悲剧。在新世纪，我们必须把这个数字降低一半，所以，请助我一臂之力吧。”

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六百二十万。婴儿出生的数量不断上升，死亡的人数也不断减少。原因有很多，比如世界各国的人们对其他国家的孩子施与帮助，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了预防接种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至少格兰特先生想将死亡人数降到一半的心愿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让我很开心。

虽然如此，每年依然有六百二十万的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亲眼看到了孩子离世的场景。刚出生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夭折，死去的时候脸上还带着悲伤的表情。能够死在父母的怀中还算幸福，每每见到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野外而死的孩子，我都难以忍住泪水，心想：“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看见类似的场景，我便默默地下决心，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即使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也要为孩子们努力。

直到死去还信任着大人的孩子们，五岁时遭到性侵却依然坚强地活下来的孩子们……这三十年间，许许多多孩子坚强的生命力同样激励着我。

如果有人问：“我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去关心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事，当然，金钱和物资也必不可少，但是对孩子们来说，被遗忘或被忽视也许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孩子们的生存有多么艰难。如果能实现这个心愿，我会无比欣喜。

前几天，我收到了来自一位日本母亲的感谢信，她在信中写道：

在圣诞节那天，我把圣诞袜拿给五岁的儿子，对他说：“在里面写上你想要的礼物，圣诞老人就会把礼物带给你。”深夜，我打开袜子，看到五岁的儿子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圣诞老爷爷，我什么礼物都不要了，请您把米饭送给非洲的小朋友们吧。”我非常想把这件事告诉黑柳女士，所以冒昧写了这封信。

收到这位母亲的来信，我很开心，或许幼小的孩子比大人更敏感地感受到了危机。日本的孩子们要是看了这本书，能够停止欺凌、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小朋友的话，我就无比欣慰了。

纵然十分难过，我也要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写在这本书中。让读者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是我作为亲善大使的责任。要是学校的老师能够在课堂上朗读这本书，我会更加欣慰。

黑柳彻子

二〇一五年一月



第一章

毛里塔尼亚 1997 年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面积为一百零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三百八十八万（2013年）。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在一九六〇年宣布独立，一九七八年发生政变，成立军事政权，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八年又相继出现政变，政治环境动荡不安。

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会离开

毛里塔尼亚的国土面积大约是日本的二点七倍，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是沙漠。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毛里塔尼亚经常出现严重的干旱，撒哈拉沙漠不断南下，每年大约以七公里的速度将土地变成沙漠。土地沙漠化一年比一年严重。企划部部长告诉我：“沙漠化是毛里塔尼亚最大的问题。”

一九七七年，毛里塔尼亚还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游牧民，到一九九六年，这个数字就已经锐减到了百分之十。适合牧草生长的土地不是被沙漠覆盖，就是没有雨水，牧草难以生长。因此以饲养牲畜为生的游牧民生活难以为继，他们只能离开村子，去往城市。

一九六〇年，非洲有十七个国家宣布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同年，毛里塔尼亚也满怀希望实现了独立，首都定在只有五千人口的小渔村努瓦克肖特。在一九九七年，首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八十万。

现在，毛里塔尼亚总人口约为二百三十万，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首都努瓦克肖特等城市。初来城市的人并不是都有工作，即便如此，平均每周还有几百位牧民来到城市，城市人口也以每年

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

因此，努瓦克肖特的周边地区就成了牧民居住的贫民区。沙漠化夺走了牧民的生活空间，引发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来到了努瓦克肖特附近的贫民区，这里住着两三千位贫苦的平民。他们的房子是用劣质的木头和铁皮搭建的，没有地基，直接用木棒做支架。房子的周围到处扔着垃圾袋和塑料瓶。他们自小便被教育，沙漠生活就是一切回归大地，然而现在的垃圾袋和塑料瓶是不能回归大地的。这里不仅没有厕所等公共卫生设施，也没有干净的水，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营养不良的症状。

由政府 a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儿童营养不良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测量孩子们的体重。一岁零四个月大的达多体重是六点五公斤，只有标准体重的百分之六十。虽然如此，他看起来依旧充满活力。

轻度和重度的营养不良是导致儿童死亡的间接及直接原因。孩子出生后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大脑发育便会迟缓，也会失去抵御疾病的免疫力。

一九九五年，平均一千个不满五岁的毛里塔尼亚孩子中，就有一百九十五人死亡，也就是说，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死去，这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上居于第十五位。日本婴儿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三（二〇一五年的情况），是世界上健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国家。

犹如恶魔般的有毒树木

两三千年前，努瓦克肖特曾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沙漠化才演变成陆地。现在稍稍挖开一点沙土，就能发现很多贝壳。

我蹲着身子捡贝壳，一面跟孩子们聊天，还一起唱《哈利路亚》。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坐车离开，孩子们便跟在后面跑，直到被汽车远远地抛在身后。有时候看到他们跟着车跑，我高喊着“危险”下了车，他们就抢先跑到我要去的地方了。

看到他们，我便开口打招呼：“呀，又见面了啊。”“呀，又见面了啊。”孩子们学着我的口气说道。我向他们回礼：“啊呀，太感谢了。”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子说“啊呀，太感谢了”，还弓着背，将手放在膝盖上，做出日式的行礼动作。小家伙们看起来还挺不好意思的。

不管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怎样贫穷的生活中，孩子们总会带着丰富的好奇心，发现有趣的事情，享受欢乐。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距努瓦克肖特一百公里的沙漠之村阿瓦拉加特。在名为“希望之路”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横贯东西的沙漠。路面是修整过的，宽度勉强可以容纳两辆汽车慢慢并行。我听说，每天晚上必须用类似推土机的工具清理道路，否则第二天整条路都

会被沙土淹没，难以通行。这令我十分惊讶。

沙子是沙尘暴带来的，这儿每年平均有一百天是沙尘天气。我用手掬起一捧沙子，那细细的沙粒就像小麦色系的化妆粉。

令我吃惊的事情还有不少。途中，我看见长约四十厘米的叶子散乱地铺在沙地上，便问：“这是什么植物？”一问才知道，那原来是椰子树的枝条。高二十米的椰子树将树干深深地扎入沙子中，这会造成当地地形的改变。看六年前的地图，这一带还是草原，如今已完全变成沙漠了。

努瓦克肖特的年均降水量是九十一毫米，只有东京降水量的百分之六。沙漠地区的降水量更低。我突然发现在如此干燥贫瘠的沙漠中，居然生长着翠绿繁盛的树木，本想着“原来这儿还有绿色植物”，谁知这种名为泽漆的树木带有剧毒。叶子内的白色汁液一旦进入人的眼睛，便会造成双目失明，动物吃了就会死亡。

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这些有毒的树木犹如恶魔般疯狂地生长着。我不禁怀疑，这世上真的有神明存在吗？



孩子们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体重严重不达标

“真希望有更多的井”

距离阿瓦拉加特五公里的沙漠地区，有一个叫巴瓦的村子。我们到达巴瓦的时候，担任向导的村长对我们说“一定要看看那个”，他说的原来是全村仅有的一口井，非常珍贵。

这口井大约有六十米深。村民们用橡胶制的袋子代替水桶打水，袋子上绑着长长的粗绳子，由三头驴拉动绳子取水。驴拉不动的时候，就换成十几个女人合力拉绳子。生活在巴瓦村及附近的一千五百人和他们养的家畜的用水，都依靠这口井。

我伸着脖子，弯下膝盖往井里瞧。井底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村长见状，立即赶到我身边，按住我的后脖梗说道：“不要，不要那样做。”原来以前就有人落入井中。

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温度高达五十度。对女性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汲水是重体力活儿，而且还很危险。

打来的水要倒进用混凝土加固的水池中。池中沉积着大量沙子，因此水很浑浊，水面上还漂浮着许多小虫子。在沙漠地区，这样的景象大概不足为奇。孩子们吃力地用大碗舀水，喝完后就倒进塑料水桶中。

村长对我说道：“真希望有更多的井，这样的话，住在附近的人就都能喝上水了，而且家畜也渴不着。有了水，就可以种马铃薯，改善孩子们的营养。”

巴瓦村的村民尝试过种植马铃薯，但由于水资源匮乏，种植以失败告终。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村庄，去城市的贫民区居住。

但是，也有让人们燃起希望的尝试，那就是沙漠中的村庄艾鲁梅提亚撒鲁推行的“菜园计划”。人们用发电机汲取地下水，然后将水运到水塔中，灌溉耐旱的牧豆树属的树苗，这种方法很有效。现在这些树虽然只有三十厘米高，但如果能继续长高，就可以在树荫下种植马铃薯、洋葱和西红柿了。

这套给水系统建成时间不长，是一九九六年末在日本的援助下建成的。由于当地没有配套的电力，只能使用汽油驱动发电机发电。村民们把这片区域叫作“菜园”，大小跟小学运动场差不多，为了不让动物进入，用木棒和帐篷的碎布围了起来。围栏的边上还种着牧豆树属的树苗。

首先要种植树苗，树长大之后，就能在树荫下播种蔬菜了。这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却是毛里塔尼亚人的必经之路。

种上树木，当地的降水量会增多，接着再种更多的树，久而久之，雨水会变得越来越多。如果能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我相信，那些迫不得已离开村庄、去往城市贫民区的人肯定也会回到自己的故土。

想一想，我们享受着四季分明的气候，还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这是多么让人感激的事情。

药品和医疗器具严重不足

在毛里塔尼亚，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三，然而三联疫苗、小儿麻痹和麻疹的接种率都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以前毛里塔尼亚的接种疫苗都依靠外部的支援，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在预算计划中加入了疫苗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接种的现状。疫苗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低价购入，然后提供给当地政府。

我们一行来到了位于首都努瓦克肖特的预防接种推广中心。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婴儿脸上带着不安的表情，被打了一针，便哇哇大哭。大概所有国家的孩子在打针的时候都一样吧。领我来这儿的负责预防接种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我：“预防接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保存疫苗的大型冰箱已经使用了十五年，容易出故障，修理费用也不断上涨。另外这儿没有冷藏车，无法将疫苗运往散布在沙漠中的各个村子。”日本全国各地都有冰箱，保存疫苗很方便。疫苗如果失效，进行接种也毫无意义。

特尼阿契鲁村位于努瓦克肖特以东八十五公里外的沙漠中，在村子里有一处保健中心，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看诊。当地白天的气温